



若環按保章氏是去說存疑者探舊用此上直至唐浮圖一行所闡發手造見唐天文志存
水取以補却存不虛

浚儀 王應麟

儀禮

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古禮三、凶禮四、賓禮

三、嘉禮七、軍禮皆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

即指儀禮而儀疏云亦名曲禮晉荀崧朱文

公從漢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

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

所謂威儀三千也逸禮中雷在月令注疏奔

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又遷



困學紀聞卷之五

儀禮

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

三嘉禮七軍禮皆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

即指儀禮而儀疏云亦名曲禮晉荀崧朱文

公從漢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

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

所謂威儀三千也逸禮中雷在月令注疏奔

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又遷

浚儀

王應麟

伯厚甫

廟釁廟見大戴記可補經禮之闕

韓文公讀儀禮謂攷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

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

儒猶以為無所用母恠乎冠禮之行不非鄭

尹而快孫子也

甄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云疑

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

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

焉注謂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也論衡

非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

朝事儀見于三禮注學禮見於賈誼書古大

明堂之禮見于蔡邕論雖宋濂片言如斷圭

若璠按孔壁古文三十九篇漢隋牛弘傳略知書止于隋以前故隋經籍志云其目朝事
儀見大戴記美十七非這經也 賈誼引學禮本記保傳篇古大明堂禮蔡邕明堂記記皆由這經

六藝論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郊后

蒼戴德戴聖也

若璠按石林
葉夢得曰

士冠禮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

滕障名齒為頰齒古內反續漢輿服志齒簪

卷幘類隸釋武榮碑云闕幘

兄弟畢袵玄注袵同也古文袵為均疏云當讀

如左傳均服振振按後漢輿服志秦郊祀之

廟釁廟見大戴記可補經禮之闕

韓文公讀儀禮謂攷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

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

儒猶以為無所用毋恠乎冠禮之行不非鄭

尹而快孫子也

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云疑

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

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

焉注謂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也論衡

非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

朝事儀見于三禮注學禮見於賈誼書古大

明堂之禮見于蔡邕論雖宋濂片言如斷圭

碎璧猶可寶也

六藝論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

蒼戴德戴聖也

若塚按石林燕語

士冠禮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娟象之所生

滕萍名齒為頰齒古內反續漢輿服志齒簪

卷幘類隸釋武榮碑云關幘

兄弟畢衿玄注衿同也古文衿為均疏云當讀

如左傳均服振振按後漢輿服志秦郊祀之

卷幘類

服皆以初亥蓋初字誤為矜釋文之忍反亦誤

士冠禮有醮用酒注以為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夏祝則禮之兼夏殷者

二十為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賈疏也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謂五十為大夫去其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

若環按淮南天文訓曰星于隅滿星謂為春為春乃成時似誤認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言論語迅雷

風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

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為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為昏不盡為明按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去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為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

服皆以初亥益初字誤為於釋文之忍反亦誤

士冠禮有醮用酒注以為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夏祝則禮之兼夏殷者

二十為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賈疏也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謂五十為大夫去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

為重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言論語迅雷風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

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為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為昏不盡為明按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去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為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

鄉飲酒疏曰、卿大夫飲酒尚德也、黨正飲酒尚齒也、公氏劉氏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僕、坐于賓東、尚爵也、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孟戒酒、崔駰酒箴、豐侯沈酒、荷矍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

若璠按有吳王在傳十三

燕禮疏四句流水曰、東雷考工記之四阿、上林

若璠按已未庚申生系師与注缺為論喪礼不存缺為孤余曰同渠有喪親立存何嘆与今喪礼臨凶事此礼也余以此為徐系唐書考曰于史有微矣于經亦有微乎君其思之余退而思以二事曰雜記有申問于左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申曰子死也括弓子死死存子有母亡喪者哀而往哭之案若此孔子没也曰子也者存見子子也死而無時方有母喪時孔子在時存子母在也知也既在者明也此喪礼相往復也君子向也子實贊擊手節曰若方曝不能解矣富曰厚礼也若宗顯慶二年七月知是為慶今律疏有曰振擗一服則五服制度附于不自後唐始也

史記誤 服校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

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五服如父在為母叔嫂之類率意輕改皆不達禮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今自後唐始見五代史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為三百卷又王儉別鈔條目為三十卷

鄉飲酒疏曰鄉大夫飲酒尚德也黨正飲酒尚齒也公氏是劉氏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僕坐于賓東尚爵也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孟戒酒崔駰酒箴豐侯沈酒荷鬯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

若璠按有吳王在位十三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雷考工記之四阿上林

Handwritten notes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stamp.

賦之四注也兩下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也

士冠禮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

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

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五服如父在為母叔嫂之類率意輕改皆不達禮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今自後唐始見五代史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為三百卷又王儉別鈔條目為三十卷

梁孔子祛續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禮亦撮禮論為之、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後、說鄭王徐賀之、谷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谷之又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今諸儒所著、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

禮特牲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大牢、注牛羊豕

也、卿舉以少牢、注羊豕、漢昭紀祠以中牢、注

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唐牛羊日曆牛僧孺揚虞卿有太平筆少

牢口之語然太平非止於牛少牢非止於羊也

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僕議為言者

若據振履氏談曰、歐陽公不甚留意禮、嘗與祖父說僕議、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子弟中、院中凡第有、自取復見、乃心考為其父有、某杖期、云、與何、言、合、曾、是、破、德、異、政、自謂、以、多、矣、然、則、僕、政、正、代、似、禮、以、未、後、今、報、于、王、氏、誤、誤、但、知、在、不、杖、期、亦、內、歐、公、云、杖、上、後、

布八十縷為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吳仁

傑曰、今織具曰筵、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麗

大率四十筵為一成、而兩縷共一筵、正合康

梁孔子祛續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禮亦撮
禮論為之、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
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
之、唐時猶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
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後、說鄭王、徐賀之、谷
崔譙、何廋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杜之松
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吞之又
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
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
今諸儒所著、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

禮特牲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大牢、注牛羊豕

也、卿舉以少牢、注羊豕、漢昭紀祠以中牢、注

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唐牛羊日曆牛僧孺

牢口之語、然太牢非止於牛、少牢非止於羊也

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濮議為言者

所詆高抑、崇於鄉飲考議禮不詳、而朱文公

譏之、禮學不可不講也

布八十縷為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吳仁

傑曰、今織具曰筵、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麤

大率四十筵為一成、而兩縷共一筵、正合康

此布之精麤
大率四十筵為一成

成之說衰三十升其麤者緇布冠三十升其細者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

子之言見韓詩外傳衛孫文子聘魯公登亦

登叔孫穆子曰子不後寡君一等

皮樹注云獸名張鎰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

它書未見

詩禮相為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

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

之與寡君須臾馬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

太建十年

大字

若瑞振韓詩外傳曰聘魯上卷則楚授玉則跪改區孔子問焉是子聘曰夫上卷八禮其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三堂也早臣敢不跪乎孔子曰是禮也又有禮至衛如子子聘魯第次又王以引而

重不言信勤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陳宣帝大十

年立方明壇於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為王官

伯臨盟百官此與蘇綽之六官蘇威之五教

何以異傳曰不協而盟無故而盟百官不幾於戲乎

士相見義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

其人交友非若瑞振士相見以列故補止孔子以孔徑傳通解取

鄉先生謂父師少師教于閭塾也古者仕焉而

成之說冠三升其麤者緇布三十升其細者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

子之言見韓詩外傳衛孫文子聘魯公登亦

登叔孫穆子曰子不後寡君一等

皮樹注云獸名張鑑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

它書未見

詩禮相為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

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

之與寡君須臾馬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

太建十年

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春秋命之義

有自來矣

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陳宣帝大十

年立方明壇於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為王官

伯臨盟百官此與蘇綽之六官蘇威之五教

何以異傳曰不協而盟無故而盟百官不幾於戲乎

士相見義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

鄉先生謂父師少師教于閭塾也古者仕焉而

鄉先生謂父師少師教于閭塾也古者仕焉而

已者、歸教於閭里、書大傳謂之父師、少師、白虎通謂之右師、左師

庠為鄉學、有堂、有室、序為州學、有堂、無室、則全得則四分其堂、去一以為室、故淺、無室、則全得

若璠按王子夏漢唐司業李元確上言明經在習務立出身成以禮記文少人皆疑讀記在唐武
士為大經何以文及少者獨闕之人不曰質梁末由畜貳其二十九載今八月朔是起讀唐書卷
志云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為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其大
經小經各一又中經二通三經其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其大經皆通經各一不覺同然曰大
制通五經因讀大經即凡通二經三經之說後一大經禮記大經僅九方餘字左氏傳一十九方餘
字雖皆在九方餘字下注而漏有左方餘字者以同於禮記後一大經習左氏傳一十九方餘
字在左氏傳禮記文少者較特少于左氏傳年為快能附疏于此

云次禮記二十卷、舊史謂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并更

注解文義、粲然會要云為五十篇、合二十卷

傳以卷為篇元行冲傳、開元中、魏光乘集賢注請

用類禮、列于經、命行冲與諸儒集義作疏、將

立之學、乃采獲刊綴、為五十篇、張說言、戴聖

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

因舊書、摘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

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

留中、不出行、冲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

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歲石間起、馬由增

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氏采衆

已者、歸教於閭里、書大傳謂之父師、少師、白虎通謂之右師、左師

庠為鄉學、有堂有室、序為州學、有堂無室、有室則四分其堂、去一以為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為堂、故深

禮記

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寘內府、藝文志云、次禮記二十卷、舊史謂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并更

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寘內府藝文志云次禮記二十卷舊史謂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并更

注解文義、粲然會要云、為五十篇、合二十卷

傳以卷為篇

元行冲傳、開元中、魏光乘

集賢注請

用類禮、列于經、命行冲與諸儒集義、作疏、將

立之學、乃采獲、刊綴、為五十篇、張說言、戴聖

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

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

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

留中、不出行、冲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

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歲石、間起、馬、由、增

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氏、采、衆

說之精簡刊正芟繁集賢注記張說曰孫炎

因炎舊書整次為注朱文公惜徵書之不復見此張說

文人不通經之過也行冲謂章句之士疑於

知新果於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

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冲之論信

矣隋志禮記三十

若環按乃陸希毛外又有黃為二十矣道禮記三十仁義禮記三十非禮不成禮記三十是以君子恭敬樽節退

讓以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劉原父謂若夫

坐如尺立如齊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

辭若夫二字共於刪去然則曲禮之所采摭

非一書也

与古作於

恒言不稱老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

若環按大戴記禮記卷之九上曰孝子唯以愛於父母也

賜果於君前說苑晏子曰賜人主前者瓜挑不

削橘柚不剖漢桓榮詔賜奇果舉手捧之以

拜

儼人必於其倫說苑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

奉使文侯願栢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

唐曰儼人必與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

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

說之精簡刊正芟繁集賢注記張說曰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徵因炎舊書朱文公惜徵書之不復見此張說整次為注文人不通經之過也行冲謂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冲之論信矣隋志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樽節退

讓以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劉原父謂若夫坐如尺立如齊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然則曲禮之所采摭

非一書也

与古作於

恒言不稱老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

賜果於君前說苑晏子曰賜人主前者瓜挑不削橘柚不剖漢桓榮詔賜奇果舉手捧之以拜

儼人必於其倫說苑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使文侯願栢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儼人必與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

能勝之、賜之斤帶則不更其造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

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曲禮闕二句孟子曰放

若據按王氏在廷是為宗宗咸濟元年已丑值人且言帝同於此以康孝崎李又字五制初封因乘春宮多受民生仇莫不寸心後宜謹成君

在醜夷不爭唐沈季詮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

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

親乎哉

古者王司敬民豈有獻民虜田以井授豈有獻

田宅無總子貨寶豈有受珠玉記禮者周之

末造也

張氏注

張拱出曲禮注室中不翔注行葉拱出書大傳

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辟席葉拱而對注兩手薄其心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疆不

息為剛臣以陳善閑邪為敬講經理討古今

有夜分日具而不倦者上無厭斁之心下無

願望之意是故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辨

之而理益明蓋因以規諷云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

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

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

能勝之、賜之斤帶則不更其造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

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曲禮闕二句孟子曰放

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亦本於曲禮

在醜夷不爭唐沈季誼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

以為怯季誼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

親乎哉

古者王司敬民豈有獻民虜田以井授豈有獻

田宅無總予貨寶豈有受珠玉記禮者周之

末造也

張

拱出曲禮注室中不翔注行葉拱出書大傳

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辟席葉拱而對注兩手薄其心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疆不

息為剛臣以陳善閑邪為敬講經理討古今

有夜分日具而不倦者上無厭斁之心下無

願望之意是故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辨

之而理益明蓋因以規諷云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

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

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

此句在曲禮注

馬而歸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鞶為几已有騎之漸

曲禮禮器內則疏引隱義云按隋志禮記音義

隱一卷射氏撰又音義隱氏卷

檀弓弓載申生辭於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

君澹庵胡氏謂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

記禮者誤愚考晉語申生敗翟於稷桑而反

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申生使猛足言於

狐突曰伯氏不出柰吾君何胡氏蓋未考此

非記之誤也

若環按禮大司寇疏云古者乘車今古重曰走馬此時或已乘車為騎蓋近於不暇臨車余者戲其端曰若者為其同行定天立厥能上承騎子即按禮師云行以禮者趨以采者亦六次一王行于大禮之中則趨者趨而後為趨于朝廷之上則走矣采者為中以趨疾也事之疾徐上之禮也早也趨者疾以日趨疾趨曰走事既可謂之趨也

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

人也若環按康成謂按定論語者仲弓游夏等非檀弓若環按今本作附

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

吾將安杖喆人其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

安杖四字或謂廬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梁

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杖五字蓋與家語

同

九嶷山在零陵而云舜葬蒼梧者文穎曰九嶷

馬而歸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鞶為几已有騎之漸

曲禮禮器內則疏引隱義云按隋志禮記音義

隱一卷射氏撰

又音義隱氏卷

檀弓載申生辭於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澹庵胡氏謂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愚考晉語申生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申生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柰吾君何胡氏蓋未考此非記之誤也

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於申生杜蕢傳作屠蒯二事

見之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

人也

若環按康成謂按定論語者仲弓游夏等非檀弓

若環按今本作術

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

吾將安杖詰人其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杖四字或謂廬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梁

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杖五字蓋與家語

同

九嶷山在零陵而云舜葬蒼梧者文穎曰九嶷

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於申生杜蕢屠蒯二事見之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

牛在蒼梧牛在零陵

曾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

皆見檀弓

若環按言思為申祥妻之昆弟則子張與子游兒女姻家也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與王制孟子同又

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民

者方十五里益公羊家之說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

王莽曰附城蓋以庸為城也

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王制南北兩近一

遙東西兩遙一近南是南北長東西短

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為尺漢專用十寸

若環按皇氏云近北者不滿千里者其于不啻千里然則以近北者謂三千五百里者謂不滿千里此云長短用無氏說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北者三千三百六十里隋東西九千三百里有北者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二里有北者一千六百九百一十一里宋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有北者一千六百二十里元東西六千九百一十二里有北者一千六百九百一十一里明東西六千九百一十二里有北者一千六百九百一十一里

二月節左傳啓蟄而郊建寅正義云太初以

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

節迄今不改

改啟為驚蓋避景帝諱

周書時訓雨水之

日獮祭魚驚蟄之日挑始華易通卦驗先雨

水次驚蟄此漢太初後曆也月令正義云劉

歆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統曆穀雨三月節

清明中而時訓通卦驗清明在穀雨之前與

牛在蒼梧牛在零陵

曾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

皆見檀弓

若環按言思為申祥妻之昆弟則子張與子游兒女姻家也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與王制孟子同又

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

者方十五里蓋公羊家之說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

王莽曰附城蓋以庸為城也

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王制南北兩近一

遙東西兩遙一近南是南北長東西短

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為尺漢專用十寸

為尺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虫始振仲春

始雨水注云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

二月節左傳啓蟄而郊建寅正義云太初以

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

節迄今不改

改啟為驚蓋避景帝諱

周書時訓雨水之

日獮祭魚驚蟄之日挑始華易通卦驗先雨

水次驚蟄此漢太初後曆也月令正義云劉

歆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統曆穀雨三月節

清明中而時訓通卦驗清明在穀雨之前與

此處有殘留之文字，內容模糊，似為前頁或旁注之字。

今曆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劉歆之後時訓非
周公書明矣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

不取時訓馬融注論語謂周書月令有更火

若瑞按三統曆以武王元年二月二日為中鶩發三月共連寅月与左氏啟掩而却月表
同 时刊解在宋必周書而先兩水后鶩發則是傳字人以後丁丁次上即左曆年

周書序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

訓唐大衍曆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

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

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

李業興以來迄麟德曆凡七家皆以鷄始乳
為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為次候與周書相校

二十餘日一義漢上易圖云夏小正具十二月
行改從古義

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為

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二書詳畧雖異大

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

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為定故揚子雲

太玄二十四氣閔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

訓

時訓月令七十二候鴈凡四見孟春鴻鴈來夏

小正曰鴈北鄉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曰候

鴈北來月令注今月令鴻皆為候而不言北蓋
來字本北字康成時猶未誤故曰鴈自

南方來將北反其居其後為來仲秋鴻鴈來
者因仲秋鴻鴈來誤以北為來仲秋鴻鴈來

周書序周公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大衍曆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

今曆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劉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馬融注論語謂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

周書序周公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大衍曆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李業興以來迄麟德曆凡七家皆以鷄始乳為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為次候與周書相校二十餘日一義漢上易圖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行政從古義

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二書詳畧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為定故揚子雲太玄二十四氣閔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

時訓月令七十二候鴈凡四見孟春鴻鴈來夏

小正曰鴈北鄉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曰候

鴈北來月令注今月令鴻皆為候而不言北蓋來字本北字康成時猶未誤故曰鴈自

者南方來將北反其居其後為來仲秋鴻鴈來因仲秋鴻鴈來誤以北為來仲秋鴻鴈來

呂氏淮南曰候鴈來季秋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鈴小正曰九月遘鴻鴈呂氏淮南曰候

鴈來高誘許叔重注以候鴈來為句賓爵也老

宿人堂宇之間有季冬鴈北鄉小正在正月

易說在二月正義謂節氣有早晚

魚上冰夏小正曰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淮

南曰魚上負冰注鯉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鹽石新論謂

小戴去一負字於文為闕然時訓與月令同

呂氏春秋亦無負字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驗云小寒季冬鵲始巢詩

推度灾云復之日雉雊鷄乳通卦驗云立春

若璠按三國志虞翻傳第廿六子為第八意

月令正義穹天虞氏所說不知其名按天文錄

云虞昂作窮天論晉天文志云虞聳立窮天

論聳昂皆虞翻子也虞喜安天論云族祖河

間立窮天聳為河間相然則非昂也

宿離不貸蔡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

地氣上騰注農書曰土上冒振陳根可拔耕者

急發正義云汜勝之書也唐中和節進農書

按會要乃武后所撰北人本業記三卷呂溫

呂氏淮南曰候鴈來季秋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鈴小正曰九月遘鴻鴈呂氏淮南曰候

鴈來高誘許叔重注以候鴈來為句賓爵也老

宿人堂宇之間有季冬鴈北鄉小正在正月

易說在二月正義謂節氣有早晚

魚上冰夏小正曰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淮

南曰魚上負冰注鯉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鹽石新論謂

小戴去一負字於文為闕然時訓與月令同

呂氏春秋亦無負字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驗云小寒季冬鵲始巢詩

推度灾云復之日雉雊鷄乳通卦驗云立春

皆以節有早晚也

月令正義穹天虞氏所說不知其名按天文錄

云虞昂作窮天論晉天文志云虞聳立窮天

論聳昂皆虞翻子也虞喜安天論云族祖河

間立窮天聳為河間相然則非昂也

宿離不貸蔡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

地氣上騰注農書曰土上冒極陳根可拔耕者

急發正義云汜勝之書也唐中和節進農書

按會要乃武后所撰北人本業記三卷呂温

進表云書凡十二篇館閣書目云載農俗四時種蒔之法凡八十事

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云冬為井唐田令冬祀井而不祀行

鷹化為鳩陰為陽所化爵化為蛤陽為陰所化董荼如飴惡變而美荃蕙為茅美變而惡

曲禮隋王劭勸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

問近乎知今若璩按宗素稷傳八對寧宗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保傳傳謂不知

若璩按記勝漢成帝時使師使教田三輔者好田其師也

穆公所謂史獻書也

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思惡不知風雨雷電之貴太史之任也愚謂人君所諱言者災異之變所惡聞者危亡之事大史

曾子問於變禮無不講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

理曾子之學博而若璩按此有諸弟子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錯賓之歎

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

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

進表云書凡十二篇館閣書目云載農俗四時種蒔之法凡八十事

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云冬為井唐田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

鷹化為鳩陰為陽所化爵化為蛤陽為陰所化莛荼如飴惡變而美荃蕙為茅美變而惡

曲禮隋王劭勸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棗一句另起頭公孫弘云好

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保傳傳謂不知

禮記卷五

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思惡不知風雨雷電之貴太史之任也愚謂人君所諱言者災異之變所惡聞者危亡之事大史奉書以告君召穆公所謂史獻書也

曾子問於變禮無不講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

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錯賓之歎

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

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

朱文公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

王之事大賢可為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

裂太甚幾以帝王為有二道則有病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

見周禮此三代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

究之

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

禮今

此運無五性仁義禮智信韓子原性與此合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

之心不立矣為天地立心仁也

內則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賈誼新書胎教

篇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

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

以棗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

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

弧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內則國君世

子之禮新書王太子之禮也

上帝降衷于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

以全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師

冢宰建六典而教典屬焉故曰周公師保萬

民此君相之職也二南之化以身教內則之

篇以言教

養老在家語則孔子之對哀公在書大傳則春
子之對宣王、記禮者兼取之、宣王問於春子
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為之有道乎、春子曰
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云云
呂氏春秋春居問於齊宣王曰、今王為太室
群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
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
諫寡人之晚也、此即大傳所謂春子但其名
不同、大傳名衛居、春秋名春居。

象以養正、罔不在厥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教

之、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慎子曰、昔者天子手

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

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淮南主術

訓、魏文帝成王論、袁宏後漢紀論、皆用其語

通鑑、裴子野論、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

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亦本於此、淮南云、心

傳諭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魏文帝云、相者
導儀、袁宏云、身能衣、今慎子存者、五篇、其三

此十七篇

六年教、教與方名、數者一至十也、方名、漢志所

謂五方也九年教數日漢志所謂六甲也十年學書計六書九數也計者數之詳百千萬億也漢志六甲五方書計皆以八歲學之與此不同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輕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羣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程子之母誦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東明燭唐時有不識廳屏而言笑不聞于

隣者其習聞內則之訓歟

張彥遠云鄭玄未辯摠梨按內則注祖梨之不

咸者謂之未辯可乎若據按謂鄭公不識摠乃陶弘景

玉藻注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縹積如今作幪頭為之也消幪反後漢向栩著絳綃頭注字當作

幪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幪頭儀禮注如今著幪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統髻也

紫間色也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綉自魯桓公始管子去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

綏為宋王者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為君服皆周衰之制也

若環按五素易一紫故稱
代書曰齊紫賦素也而實倍

皮弁以日視朝沙隨程氏云皮弁視朝明目達聰若黠纒塞耳前旒蔽明乃祀天大裘而冕專誠潔也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徃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

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公是始發此論博而薦矣石林止齋皆因之

若環按多是印
若初原父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秋成公六年立武公宮武公非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復立益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之所譏而記以為禮乎

若環按孝子以魯公
之功立世室左氏經文

魯世家伯禽之孫濇弒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篡弒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弒不亦誣乎太史公曰揖讓之禮則

從矣、行事何其戾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

書以譏其僭、又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

觀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禮為當用、則如泮宮

闕宮、春秋不書矣

少儀、朝廷曰退、進不可貪也、燕遊曰歸、樂不可

極也

學記以發慮憲為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

法式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者學之始、辨

云者、分別其心、所趨嚮也、慮之所發、必謹志

之所趨、必辨為善、不為利、為己、不為人、為君

子、儒不為小人、儒此學之本也、能辨志然後

能繼志、故曰士先志

畿內為學、二為序、十有二為庠、三百、諸侯之國

半之、王無咎之言也、陸務觀取焉、天子諸侯

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

少師之教

列子云、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

必先為裘、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

後能成其所難

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與樂記相出入古之遺言歟致堂云樂

若環指多明于全而動止靜以老子曰若古者有是言而老子信之記禮於後賦必有白于老也此記教子長親父侯同答為文產二十五事是時子長年一百有八步子貢者存身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義朱子曰古者唯習

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

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

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天理二字始見于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

所未發也

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王肅說通典引大

若環按美久正謂易也鄭注謂子子准魏志有傳集說以肅以此易春秋生王教士之術而為六經余志謂孔子世家孔子以詩禮樂教弟子者三千人此是也至王常法至在門高而方授以易春秋曰身趨也七十有二人此是也乃六經之用官亦云六經也

有報而樂有反鄭注報讀為褒孫炎日報謂

禮尚往來以勸進之石聲磬鄭注磬當為聲

樂書作石聲磬口馬硜以立別史記正義樂

若環按此史王肅占別芳居格南堂執芳子曰老少亦留意禮記有彼儒也其討論今同知釋板板羊生之然此不知往特不在利不往之精疏耳

南風之詩出尸子及家語鄭氏注樂記云其辭

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與樂記相出入古之遺言歟致堂云樂記子貢作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義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馬天理二字始見于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

所未發也

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王肅說通典引大

傳亦取肅注肅字子雍魏志有傳集說以肅

誤也恭有兩王肅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

禮主其減王肅曰自禮史記樂書作禮主其謙謙揖也

有報而樂有反鄭注報讀為褒孫炎日報謂

禮尚往來以勸進之石聲磬鄭注磬當為磬

樂書作石聲磬石磬以立別史記公孫尼子

次撰

南風之詩出尸子及家語鄭氏注樂記云其辭

未聞

艾軒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官少商則不復有琴樂之有少官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黯殺之調皆生於二變也三老五更按列子云未生子伯宿於甲更商五開之舍更亦老之稱也

雜記里尹王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正義按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唐扶餘璋之子義慈號海東曾子頡利之子疊羅支其母後至不敢嘗品肉孰謂夷無人哉

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孫子荆詩三命皆有極皆本援神契

祭義曰術省之賈山至言術追厥功術與述同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注謂以夏之

孟夏禘祭正義哀十五年冬崩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也愚按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疑裴松之曰孔悝之銘行是人非

經解以詩為首七畧藝文志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王儉七志孝經為初

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

心今本云五十而慕康成注禮必有所據

孔子曰國家有道若據按大戴禮注國家無道其默

足以容蓋銅鍤伯華之行也大戴禮曾子曰

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僥

倖中庸之言本此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

存問之言朱文公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

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禮記答未見當考

二周禮注璣讀如薄借綦之綦鞮讀如旃僕

孟夏禘祭正義哀十五年冬崩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也愚按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疑裴松之曰孔悝之銘行是人非

經解以詩為首七畧藝文志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王儉七志孝經為初

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今本云五十而慕康成注禮必有所據

孔子曰其言足以治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鉅鉅伯華之行也大戴禮曾子曰

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僥倖中庸之言本此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

存問之言朱文公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

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禮記答未見當考

二周禮注璣讀如薄借綦之綦鞮讀如旃僕

知
之喪達乎大夫呂與叔之說詳矣朱文公謂

之僕、疏皆以為未聞

之喪達乎大夫呂與叔之說詳矣朱文公謂

古人貴貴之義然亦是周公制禮以後方如

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大經大本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蓋泥於

緯書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其說踈矣

衣錦尚綢書大傳作尚籟注籟讀為絢或為絺

朱文公答項平父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

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子靜所

說專是尊德性事而其平日所論問學上多

朱文公答項平父書

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

而某自覺於為己為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

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即此書觀之

文公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也太極之書豈

好辯哉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銘其背中

庸鏤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橐字或作

建身服虔引以解左傳蒙衆比

緇衣葉公之願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

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周書祭公篇公曰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
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
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葉公當作
祭公疑記
禮者
之誤

深衣方領朱文公謂衣領之交自有如矩之象
續衽鉤邊者連續裳

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為鉤邊非有
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于裳旁也康成注
鉤邊若今曲裾文公晚歲去曲裾之制而不

用愚以漢史攷之朱勃之衣方領謂之古制
可也江充之衣曲裾謂之古制可乎此文公
所以改訂馬公之說

大戴記投壺篇末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
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階其堂乃節其
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
既獲辛棄莫此命射之辭也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
於問儒服則不知

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

一人所以參天地者其要在此如有所立卓爾顏子言之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

大學之親民當作新猶金滕之新逆當為親也皆傳寫之誤

古之人文以達意非有意於傳也湯盤銘以大學傳虞人箴祈招詩讒鼎銘以左氏傳楚狂滄浪之歌以孔孟氏之書傳

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云志有定向或問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其說似不同當以章句為正

子罕却玉韓起辭環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璵璫向魍之夏璜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以為寶鄉飲酒義立三賓以象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公羊傳大火心伐參北辰極北為大辰漢文帝詔上以累三光之明顏注謂日月星

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備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祭倍祭曰聖禮記正義引之以為蔡氏白虎通引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

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萬桀曰聖蓋禮記逸篇也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注言馬鹿而不言玄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琦所謂玄黃改色即此事也荀子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此即聘義所謂輕財重禮也

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然則駒王即偃王歟濟河即所謂

名瑞揚聘禮記多貨則傷于往幣矣則後禮荀子取乃自本此于聘義是也

易乾鑿度水為信土為知中庸注水神貝信三神則知服氏注左傳土為信朱文公謂信猶五行之土服說是也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子路喜聞過善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面數則面諛

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萬桀曰聖蓋禮記逸篇也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注言馬鹿而不言玄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琦所謂玄黃改色即此事也荀子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此即聘義所謂輕財重禮也

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然則駒王即偃王歟濟河即所謂西至河上也

易乾鑿度水為信土為知中庸注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服氏注左傳土為信朱文公謂信猶五行之土服說是也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子路喜聞過善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面數則面諛

之人至而曾子不當三數子夏矣以是為剛
毅焉得剛故程子謂游說之士所為誇大之
設方另起頭慤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
祿欲省其費故職或兼掌愚嘗聞淳熙中或
言秦檜當國時遴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未
嘗廢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
御史中丞蔣繼周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
進私黨廣斥異己故朝列多闕今獨何取此
朝臣俸祿有限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
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稟裴延齡用以

欺唐德宗也以是觀之則兼職省費豈王者
之制乎

名瑞按唐宗在位
十三年甲午改元

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不過九命伏生
大傳謂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
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
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鉅鬯三賜以虎賁百
人號曰命諸侯此言三賜而已漢武紀元朔
元年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
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
錫九錫始見于此遂為篡臣竊國之資自王

莽始禮緯含文嘉有九錫之說亦起哀平間
飾經文姦以覆邦家滅儒之罪大矣

表記殷人先罰而後賞漢武帝謂殷人執五刑
以督姦皆言殷政之嚴也書曰伐^代霍以寬詩
曰敷政優優豈尚嚴哉

仁右道左仁對道而言張宣公以為言周流運
用處右為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為陰而體之
所存也

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司馬公曰禮別嫌
明微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偏

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弟子累其師李斯韓非之
於荀卿也弟子賢其師盧植鄭玄之於馬融
也

曲禮刑不上大夫家語冉有問刑不上於大夫
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
廉恥之節也其言與賈誼書同而加詳焉誼
蓋述夫子之言也秋官條狼氏誓大夫曰鞭
恐非周公之法

文子曰聖人不慙於影君子慎其獨也劉子曰

獨立不慚影，獨寢不媿衾。高彦先謹獨銘曰：其寢無愧於衾，四句注見劉子。大學章句咏歎淫液，刊本誤為淫泆。

月令言來歲者，二季秋為來歲，受朔日。秦正建

亥也，季冬待來歲之宜，夏正建寅也。於月秦雖

用夏時，猶存秦制，淮南時則訓與月令同，漢太初以前猶以十月為歲首。

理道要訣云：周人尚以手搏食，故記云共飯不

澤手，蓋弊俗漸改未盡。今夷狄及海南諸國

五嶺外人皆以手搏食，豈若用匕筋乎？三代

之制，祭立尸，自秦則廢。後魏文成時，高允獻

書云：祭尸久廢。今俗父母亡，取狀貌類者為

尸，敗化黷禮，請釐革。又周隋蠻夷傳，巴梁間

為尸以祭，今柳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

享，則立尸之遺灋，乃本夷狄風俗。至周末改

耳，以人殉葬。至周方革，猶未能絕。秦穆公魏

乾今戎狄尚有之，中華久絕矣。若瑤瑒立尸乃古法，外裔猶存耳。

少儀：頰警枕也。謂之頰者，頰然警悟也。司馬文

正公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

讀書

舜葬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為卒於鳴條。呂

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
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
州東海縣有蒼梧山

儒行言儒之異十有七條程子以為非孔子之
言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為其文章殆與荀卿
相類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為閭閭同一巷
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為右師庶
老坐於左塾為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
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新穀已入餘

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
有塾也聞之先儒曰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
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
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
九伯也其教則五典若璠按六當作五六行也其學
則五禮六樂五射六馭六書九數也少而習

若璠按海州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都州也舜葬于此祝之吉堂正社崇之會

讀灑飲射無非教也弟子之職攝衣沃盥執
帚播灑饌饋陳膳執燭奉席無非學也漢猶
有三老掌教化父兄之教子弟之率餘論未

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
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
州東海縣有蒼梧山

儒行言儒之異十有七條程子以為非孔子之
言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為其文章殆與荀卿
相類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為閭閭同一巷
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為右師庶
老坐於左塾為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
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新穀已入餘

地志

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
有塾也聞之先儒曰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
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
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
九伯也其教則義六德六行也其學
則五禮六樂五射六馭六書九數也少而習
焉其心安焉正歲孟月之吉黨正社禴之會
讀灋飲射無非教也弟子之職攝衣沃盥執
帚播灑饌饋陳膳執燭奉席無非學也漢猶
有三老掌教化父兄之教子弟之率餘論未

泯清議在鄉黨而庶恥興焉經學有師法而

義理明焉吁古道何時而復乎

繫矩學者之事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聖人之

事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問與叔曰孔子温良恭讓

其於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疑

不出於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

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

當言此言可屬浮薄之俗故表而出之大戴禮記

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

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學篇與祭義相似而

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于荀子

壺多一畫

此種物先王之時至其心者皆親華父禮制學記之文其田下其收以上者其令則九教六
者五牲三犧之其服則九文六采五名五章也方王氏尸去狀可移原久其者則五事五
典由人身而人倫者妙易在焉十又十又出禮運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也五典禮子
惜不及其時而向

大戴禮盧辯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

若隱按盧辨傳辨字景宣以女為禮者有解注也

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

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

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

泯清議在鄉黨而庶恥興焉經學有師法而

義理明焉吁古道何時而復乎
繫矩學者之事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聖人之
事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問與叔曰孔子温良恭讓

其於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疑

不出於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

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

當言此言可表而出之

大戴禮記

壺

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

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學篇與祭義相似而

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于荀子

保傳篇則賈誼書之保傳傳職胎教容經四

篇也漢書謂之保傳傳

大戴禮盧辯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

注云法龜文未考北史也

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

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

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

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為記

踐昨篇戴武王十七銘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

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

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

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

為危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

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書曰安無忘危存

無忘亡憂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

無苟扶人無別若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

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箠

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

則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

正遺為德外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侍書

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

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

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

遇賓客貴賤無二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

牖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鑰之

書曰昏謹守深察訛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

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

全汝驅書刀曰刀利磴磴無為汝開書井曰
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歛有節蔡

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
若璫按九弟子此而郭隱曰此而物指造巡不輟亦臣別師傳王材至矣一日法指不事
此而而文字則百已如至

不止於十八章矣書于篇後俾好古者有考
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皇氏

曰王在賓位師尚父在主任此王廷之位若
若璫按李于為及宿所為也王氏考其好幾所為
尋常自徒之教則曰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

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
右以為息黥補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

寫武王踐阼一篇以為左右觀省之戒儀禮

刪且臣聞之至必及其世大學
或問因湯盤銘及武王之銘
若璫按意懶楊尚書

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
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

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
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謂堯舜禹之

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
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

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
言令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

全汝驅書刀曰刀利磴磴無為汝開書井曰
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歛有節蔡
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
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參攷金匱陰謀之書則
不止於十八章矣書于篇後俾好古者有考
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皇氏
曰王在賓位師尚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
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
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
右以為息黥補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

寫武王踐阼一篇以為左右觀省之戒儀禮
刪且臣聞之至必及其世大學
或問因湯盤銘及武王之銘
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
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

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
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謂堯舜禹之
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
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
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
言令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

之數

說苑引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
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
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
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乘
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與大戴禮荀子
勸學篇略同隋唐志又有蔡邕勸學篇一卷
易正義引之云鼯鼠五能不成一伎術晉蔡謨讀
爾雅不焚幾為勸荀子梧鼠大戴云鼯鼠六足
學死謂勸學篇也六跪二教大戴云二螯八足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董
仲舒之言本於此行其所聞則廣大矣仲舒
云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曾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虞君子有盛教如無
與史記老子之言畧同

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歟後漢禮儀

志注引博迎日辭亦見尚書大傳三句與

哀公問五義云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荀子云

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蓋古字通用揚倛注
繆當為膠肫與託同非也

賈誼審取舍之言見禮察篇

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避景帝諱也於時鷄三號

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畜民執功百草咸

淳庶虞蓋山虞澤虞之屬馬融廣成頌用飛征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隗政之教大夫官之

教士技之教庶人仲隗當改

小辨篇子曰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劉歆書綴學之士本此

傳言以象反舌皆至象者象胥舌人之官也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謂依於雅頌張揖

云即爾雅也爾雅之名始見於此

保傳篇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事鄧元

見於此當改此若瓊按鄧元事上見要道新出卷十

文王官人若瓊按當作左子其壯不論議其老不

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此言可以傲學者

傳氏夏小正序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今

若瓊按荀子引孔子曰少而不學長而不能也老而不教死而無思也思死則教舍也一日有補講武注引夏小正十一月王狩九引

小正者九詩七月箋引朱子發曰夏小正具

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時訓

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豈時訓

因小正而加詳歟

賈誼審取舍之言見禮察篇

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避景帝諱也於時鷄三號

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畜民執功百草咸

淳庶虞蓋山虞澤虞之屬馬融廣成頌用飛征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隗政之教大夫官之

教士技之教庶人仲隗當改

小辨篇子曰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劉歆書綴學之士本此

傳言以象反舌皆至象者象舌人之官也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謂依於雅頌張

云即爾雅也爾雅之名始見於此

保傳篇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鄧元

見於此若據按鄧元弟之官受位於於十當攷

文注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

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此言可以傲學者

傳氏夏小正序鄭注月令引小正者今按月

今孟冬講武注引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

小正者九詩七月箋引朱子發曰夏小正具

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時訓

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豈時訓

因小正而加詳歟

夏小正序

禮記

卷五

孔子三朝七篇、執文志注、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詰志小辨、用兵少間、凡七篇。

樂

樂諱動聲儀、頡頏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莖。漢志白虎通云、六莖五莖、帝王世紀、高陽作五莖、高辛作六莖。列子注以六莖為帝嚳樂、淮南子注以六莖為頡頏樂、通鑑外紀云、漢志世紀、放六樂、撰其名、故多異。徐景安樂章文譜曰、五音合數、而樂未成、文案。

旋宮以明均律、迭生二變、方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循環正徵、復以變宮之律、迴演清宮。其變徵以變字為文、其變宮以均字為譜、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宮、倍應聲同、終歸一律。陳晉之樂書謂二變四清、樂之蠹也。四清之名、起於鍾磬二八之文、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朱文公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後漢志、乃十二律。

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
 聲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五聲
 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
 十四調者每律各添二聲而得之也正聲是
 全律之
 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
 鐘四寸半是也
 於其間製變仁宗實錄叙皇祐新樂云古者
 宮變徵二聲黃鍾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
 至晉隋間累黍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
 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
 樂其器雖無灋而其聲猶不失於古王朴始

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太祖患其聲高
 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
 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失之於以尺
 而生律也其言皆見于范蜀公樂書實錄蓋
 蜀公之筆也房庶言以律生尺蜀公謂黃帝
 之法也司馬公謂胡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
 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蔡季通謂律度量
 衡言蓋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於度若
 以累黍為之是律生於量皆非也故自為律
 吹之而得其聲蜀公父名度故以度量為
 尺量然實錄不宜避私諱

淮南子天文訓云律以當辰音以當日一律而
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
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京房六十律錢樂
之三百六十律本於此若環按王充論衡陽成子名作孝經

考工記磬氏疏案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
後長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
謂樂云者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為樂經書
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鷓鴣相從漢元始
四年立樂經續漢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
傳

戴邈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
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
而赴曲之和作蓋用阮籍樂論之語樂論云
吳有雙

劍之節趙有
挾琴之容

樂名周以夏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
本朝以安

傅玄琴賦齊桓曰號鍾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焦
尾伯喈曰綠綺宋書樂志曰世云焦尾伯喈
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也今按蔡扈傳注引
琴賦序相如綠綺蔡邕焦尾宋志恐誤

稽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注應
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
曰馬融譚思於止息明古有此曲韓臯謂嵇
康為是曲當晉魏之際以魏文武大臣敗散
於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今以選注
考之廣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夜始撰也魏揚
州刺史史治壽顧况廣陵散記云曲有日宮散
春亦非廣陵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然則散猶引也敗散
之說非矣

銅山西崱靈鐘東應世說注引東方朔樊英事

樂纂又謂晉人有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
器與洛陽鐘聲諧宮中撞鍾故鳴

朱子語錄云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漢志

無劉歆說樂此記錄之誤近思續錄亦誤取

隋牛弘引劉歆鐘

周無射之鐘至隋乃毀唐顯慶之輅至本朝猶

存物之壽亦有數邪

徐氏之禮善盤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制氏之

樂紀鏗鎗鏘之聲而不能言其義漢世所謂禮

樂者叔孫通之儀李延年之律爾禮缺而樂

遂亡徐氏之容制氏之聲亦不復傳矣

夏侯太初辯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

年之詠黃帝有龍衮之頌元次山補樂歌有

網罟豐年二篇文心雕龍云二言肇於黃世

竹彈之謠是也

竹彈歌見吳越春秋

韓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僊壞陵

二操

范蜀公議樂曰柷一桴二米今柷黍皆一米楊

次公非之曰爾雅柷黑黍桴一桴二米其種

異以為必得秬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

晁子止曰

縱黍為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為有餘王卦是也橫黍為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為不足胡瑗

是也

新唐書樂志多取劉勰太樂令壁記

呂才傳云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

契尺八樂器之名

見撫言逸史

吹竹笛名曰尺八

文子曰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

其俗即知其化

與樂記意同

呂氏春秋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即樂毅書所云

大呂陳於元英者

孔子鼓瑟有鼠出游狸微行造焉獲而不得而
曾子以為有貪狼之志客有彈琴見螿娘方
向鳴蟬惟恐螿娘之失也而蔡邕以為有殺
心二事相類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政
未生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七年琴成
入韓豈韓有兩聶政與

范蜀公曰清聲不見於經唯小胥注云鐘磬者
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簏謂之堵至唐
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四清聲

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今考皇
祐二年王克臣等言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
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
聲也唐制以十六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今
太常鐘垂十六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
鐘四清聲又樂工所陳自磬蕭琴箏巢笙五
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凡劉
可以用四清聲未
可以為非

西山先生曰禮中有樂樂中有禮朱文公謂嚴
而恭和而節禮勝則離以其太嚴須用有樂

樂勝則流以其太和須用有禮

致堂胡氏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

為禮經指樂記為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

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

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至於禮夫子欲

為一書而不果成夏祀殷宋之歎是也

魯雖賜以天子之禮樂其實亦與天子固有隆

殺也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門有雉庫而無

臯應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

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

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公之制陪臣僭三

家之制然魯有郊廟之禮始於惠公之請在

平王東遷之後

前說見

鄉飲酒升歌三終鹿鳴四牡生入三終南陔白

間歌三終笙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合樂

三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周南召南燕禮謂

之鄉樂亦曰房中之樂大射歌鹿鳴三終鹿

四牡皇管新宮三終其篇笙詩無辭則管詩

亦無辭左傳宋公享昭子賦



